

深读

6支职业乐团，每支乐团年均演出近百场 浙江交响 乐潮澎湃

■ 潮声 | 执笔 林晓晖 周林怡

冬日的杭州，剧院内灯光温柔洒落。一年一度的新年音乐会，已成为杭城年末的专属印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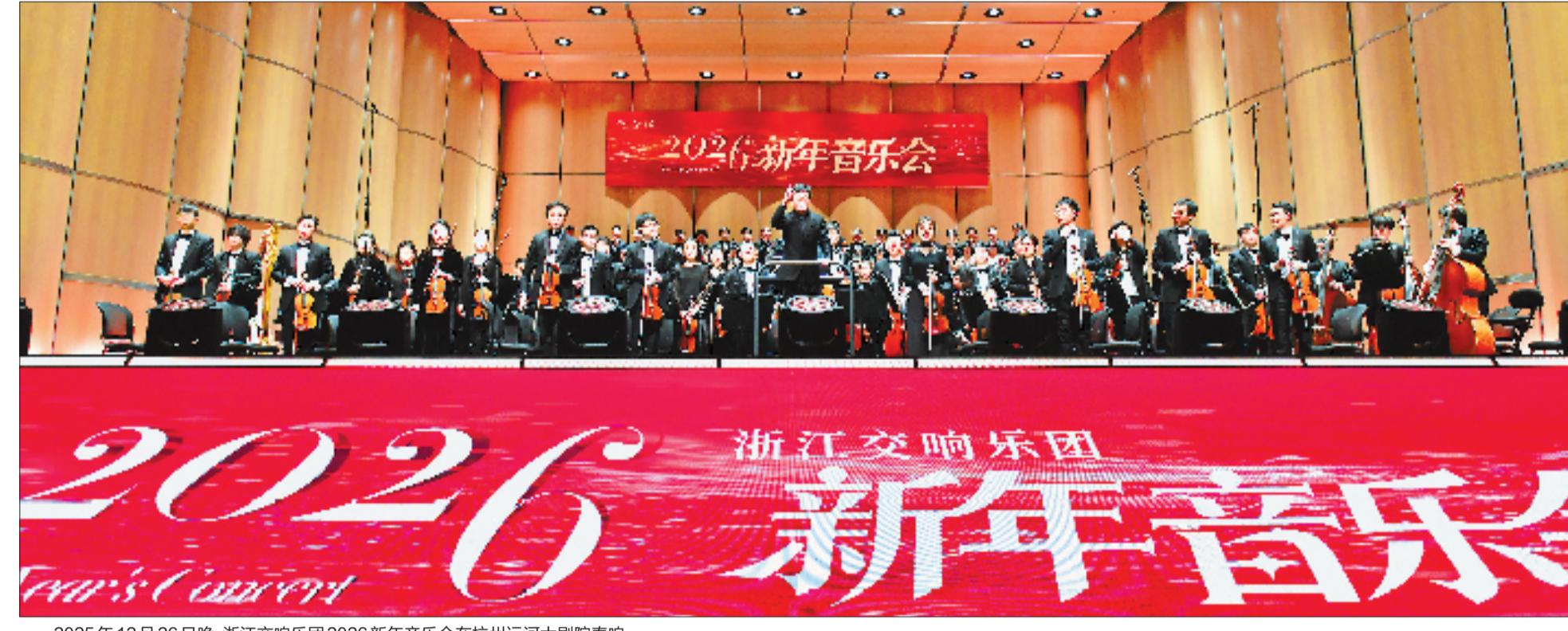
2025年12月30日晚，2026杭州新年音乐会在杭州大剧院奏响。当《万马奔腾》响起，民族打击乐的鲜明节奏与管弦乐的激扬旋律交织，在听众眼前展开一幅辽阔草原的壮丽画卷。

岁末年初，这样的乐声在浙江大大小小的剧场与音乐空间此起彼伏。它们不仅装点着节庆的夜晚，也勾勒出交响乐在中国发展的鲜活切片——

目前，中国已拥有超过80个交响乐团，较10年前增长一倍有余，成为名副其实的交响乐大市场。其中，浙江是交响乐团数量最多的省份之一——从早年没有一支职业建制的交响乐团，到如今生长出6支职业交响乐团，每支乐团年均演出近百场，观众达千万人次，形成了蓬勃发展的交响乐“浙江现象”。

2025年，浙江发布《浙江省演艺经济促消费若干措施》，明确提出打造“爱乐之省”。《浙江省文化改革发展“十四五”规划》也强调，推动创作一批具有浙江特色的优秀交响乐作品。

交响乐的故事不只是音乐的故事。它关乎普通人如何走进音乐世界，更关乎一座城市如何通过旋律塑造独特的精神气质，与音乐相互滋养、共同生长。



2025年12月26日晚，浙江交响乐团2026新年音乐会在杭州运河大剧院奏响。

从“大巴拉观众”到“一票难求”

如今交响乐演出的热闹景象，在10年前是难以想象的。

“过去我们办交响音乐会，经常要靠送票。现在每个售票场次的上座率都能达到80%以上。”中国音乐家协会交响乐团联盟副主席、杭州爱乐乐团名誉团长邓京山感慨道。

时光回溯至2009年，杭州爱乐乐团的首场音乐会，台上近两百人演奏贝多芬《第九交响曲》的恢宏乐章，台下却观众寥寥。邓京山对此记忆犹新：“那时我们开了10辆大巴，去社区拉老人、去学校接学生，才勉强凑齐一场演出的人气。”

那是一个古典音乐演出市场尚未形成的年代。“人们还没有形成买票看演出的习惯，买票的人少，要赠票的人多。”为了筛选出真正愿意走进剧场聆听交响乐的观众，邓京山尝试了各种“笨办法”：实行凭身份证领票，一人限领两张；多年推行“一元一张”普及音乐会门票，用极低的门槛撬动市场。这些看似琐碎的尝试，在观众心中悄然播下第一颗音乐种子。

浙江的交响乐团从那个艰难的时期起步。全省推进文艺院团改革的大潮，也是交响乐团的发展起点。多位交响乐团负责人告诉记者，政府推动和政策支持为交响乐团提供了发展条件。

与此同时，各大城市大剧院、音乐厅的蓬勃兴建，固定演出场所的出现，让乐团得以系统规划演出、沉淀艺术风格，稳步迈向职业化。

基础设施的完善，有力推动了艺术创作方向的探索。在这股浪潮中，2009年成立的浙江交响乐团，逐步确立了“中西合璧”的创作路径，致力于用融合创新的作品开拓市场。

近年来，浙江各大交响乐团在观众培育与市场拓展上持续探索。浙江交响乐团团长郭义江介绍，针对古典音乐的新观众，乐团探索“青春交响”系列策划；至于更资深的乐迷，乐团创新推出“定制音乐会”的形式，根据曲目种类、时间节点等因素定制音乐会主题。

“乐团还积极拓展合作网络，与政府、企业、高校及社区建立合作。交响乐团不再仅仅是演出提供者，更成为连接不同群体、传递文化价值的重要平台，慢慢培育出了更多元的受众群体。”郭义江说。

变化不仅仅体现在观众数量上。更深刻的“破圈”，发生在审美、地域和年龄等多个维度。

“90后”乐迷张惠瑀是音乐厅的常客。他发现，这几年观众席里不仅年轻面孔多了，观众的素养也提升了，还有人带着乐谱来听音乐会。不仅如此，越来越多观众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观演体验、观演穿搭，津津乐道作曲家的创作轶事，“感觉交响乐不再是‘高冷’又小众的艺术了！”

在浙江音乐学院管弦系副主任、中提琴演奏家刘璐元看来，浙江交响乐的“破圈”，得益于多支高水平乐团形成的良性生态。“如果一个地区只有一个交响乐团，要去周边听音乐会，古典音乐到达百姓的渠道肯定相对有限。”她说，浙江的交响乐团不仅多，而且水平都很高，演出场次和辐射人群也因此更加广泛。久而久之，便营造出一种古典音乐触手可及的“爱乐之城”氛围。



杭州爱乐乐团上演纪念瓦格纳逝世140周年音乐会歌剧《尼伯龙根的指环》之《女武神》。

跨界实验，更多人找到亲近入口

如果说观众培育是交响乐“破圈”的土壤，那么艺术创作上的多元探索，便是这片土壤的重要养分。

2025年11月，杭州爱乐乐团完成了一场“硬核挑战”——历时4年瓦格纳四部歌剧收官演出。这套长达5个小时、在精神深度与艺术难度上都达到极高水平的作品，被业内称为“交响乐界最难啃的骨头”。

“这不仅是一场演奏，更是对一支乐团综合素质素养的全面考验。”参与演出的乐手感慨道。歌剧不仅要求精湛的演奏技艺、声乐表达，更需要深入理解剧本中的人物塑造，是各种艺术元素的完美配合。

突破虽难，但不同艺术形式的对话也拓宽着交响乐的表达维度。在许多业内人士看来，一个交响乐团不能只守着百年前的西方经典，还要有能力承接歌剧、舞剧、音乐剧，更要敢于和中国民乐、流行文化碰撞。

“与戏曲、民乐的合作，是对传统文化的活化；而与流行、电子乃至游戏音乐的碰撞，又为交响乐注入了鲜明的时代气息。”刘璐元认为，浙江乐团的跨界探索正变得愈发新颖大胆。

2024年，浙江交响乐团原创交响组曲《多彩浙江》首演。“这部作品是我们对浙江山水人文的‘音乐写生’。”该乐团作曲家王天明介绍，“我们在湖州采风时，被竹海的声响所触动。”他回忆，“马林巴的音色与竹制乐器异曲同工，再借助颤音琴的清脆音色，模拟出竹叶在风中沙沙作响的意境。”这样的创新贯穿整部作品——弦乐的细腻颤音勾勒出西湖的潋滟波光，铜管的雄浑轰鸣再现了钱塘潮的磅礴气势。

势。

这种跨过边界的创作力，离不开乐团的年轻态。目前，浙江各大交响乐团成员平均年龄是36岁，其中不少是具有海外留学背景的年轻音乐家。

宁波交响乐团是浙江最年轻的交响乐团之一。“乐手大部分是‘90后’，他们既掌握扎实的西方交响乐技艺，回国后又保持着开放的创作心态，成为艺术创新的中坚力量。”团长童铭介绍。

2025年，上海夏季音乐节首次引入了游戏音乐。期间，宁波交响乐团的“90后”指挥家俞极带领乐团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游戏与电影交响音乐会——《铸星纪元》《怪物猎人》《原神》这些数字时代的游戏玩家声音和传统交响乐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。

“我原本只是《原神》玩家，出于好奇来听现场演奏。”大学生陈昊说，“当音乐响起，那种由真实乐器构建出的磅礴空间感和细节，是耳机完全无法比拟的，我在音乐厅里感受到了游戏世界里的热血——交响乐打破了‘次元壁’！”这场音乐会让他从一位游戏爱好者，“路转粉”成为了交响乐团的热心观众。

“很多艺术形式，看似毫不相干，但内核是相通的，恰如其分地融合能彼此成就。”童铭说，更关键的是，这种融合也能让更多人找到亲近交响乐的入口。

游戏、电影、民乐……人们通过这些熟悉的载体走近、亲近音乐，然后再自然过渡到更广阔的古典乐世界。“熟悉感是非常重要的，从对熟悉旋律的喜爱，慢慢变成对复杂的交响乐产生认知和审美，这才是跨界探索最珍贵的价值。”童铭说。

融入日常，音乐与城市共同生长

在一次全国交响乐团会议上，上海交响乐团音乐总监余隆向在座同行抛出一个问题：“一个城市有了交响乐团，对这座城市来说，究竟意味着什么？”

同样的命题考验着每一个城市交响乐团。他们不只是舞台上的演奏者，更是城市公共文化生活的建设者。美育的本质就是让艺术走出殿堂，融入日常，在城市的每个角落生根发芽。

如今，这一理念在杭州的街头已经有了生动的注脚。自2021年沪杭联手打造双城“街头艺术节”以来，已举办超过1000场演出。周末的西湖边，《梁祝》的旋律常随晚风漫开，引来游人驻足：有人举起手机记录，有人跟着哼唱，甚至有孩子凑到乐器旁，好奇地观察琴弦的振动。

这种零距离的互动，改变了艺术与城市的相处模式——没有舞台的阻隔，音乐与游人、市民直接对话，在商场、企业、车站……人们都可能与古典音乐不期而遇。

“我们正在见证音乐人口结构的变化。”童铭认为，培育既懂得欣赏交响乐、又能参与艺术创作的新一代观众，关乎城市的未来。如今，宁波交响乐团的音乐家“上了舞

专家观点

优化提升交响乐生态系统

■ 刘璐元

近年来，浙江交响乐呈现出蓬勃的发展态势，形成了以多家高水平乐团为核心的区域艺术高地。这一生态系统的初步建成，为高雅艺术的普及与提升奠定了坚实基础。对于浙江交响乐未来的生态优化，笔者认为，可以从艺术创作、人才培养与市场培育三个维度进行提升。

深化艺术创作的在地性与当代性，构建差异化的内容体系。浙江交响乐生态的持续繁荣，首要在乎艺术创作质量的不断提升与特色的持续彰显。当前各乐团虽已开展本土题材创作，但尚未完全形成鲜明的艺术个性与地域标识。建议进一步深挖浙江丰富的文化资源，将良渚文化、大运河文化、宋韵文化等独特IP系统性地转化为交响乐语言。同时，应鼓励各乐团确立差异化的艺术定位，如在传统经典演绎、现当代作品推广、跨界融合探索等不同领域形成比较优势，避免同质化竞争，共同构建层次分明、特色互补的内容供给体系。

创新人才培养与流通机制，夯实可持续发展的人才基础。健康的文化生态离不开人才的良性循环。建议在现有“校地合作”基础上，推动建立“教学-实践-就业”的全链条培养模式。例如，浙江音乐学院等专业院校与主要乐团共建“实习乐团”，使学生在校期间即参与乐团完整乐季的排练与演出，实现从

舞台就是演奏家，进了学校就是音乐老师”。他们在江北区中心学校、实验学校等中小学常态化开展训练，组建起了十余支“青少年交响乐团”。

交响乐悄然改变着城市的气质，也自然而然地成为城市走向世界的文化名片。

不久前，浙江交响乐团赴比利时、德国巡演，带去的10多首乐曲中，既有浙江标志性乐曲《采茶舞曲》，也有《在那遥远的地方》等中国经典。“反响很好，不懂中文的外国观众也跟着轻声哼唱！”郭义江对当时的场景印象深刻。

“乐团带着浙江的故事走出去，让世界看见这座城市的人文与底蕴；也吸引了国际顶尖艺术家前来合作，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欣赏到世界顶尖水准的演出。”郭义江感触颇深，“一来一往的音乐对话，让城市的文化视野愈发开阔。”

这正与“交响”(Symphony)一词的本义形成奇妙的呼应：古希腊语中的“syn”(一起)和“phone”(声音)组合起来，意思为“协和的声音”。在浙江交响乐与城市共生共长的实践中，这个词沉淀出了超越乐音本身的新内涵。

中国新闻名专栏
深读



阮演奏家薛淼与宁波交响乐团乐队协奏。



浙江交响乐团演奏原创交响组曲《多彩浙江》。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